

一個醫學生試窺宗教

老周

引言

二十世紀末葉的今天，人類的勢力已擴展到火星。科學發達的進步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一個醫學生接受了許多年科學教育，應該培養成以科學式眼光度量任何事情的能力。只有實證的解釋才能代表一切事物的真理。因此，對於所謂「靈異之學」或「玄學」，是否該採信任的態度？究竟對於宗教該有何程度的認識？本文在此試作一粗淺的探索。

*

*

*

科學，乃是要將雜亂無序的事物，匯集成極簡單而明瞭的定律或公理。即如地心引力的學說，乃人人承認的一條不變真理。只是，其確立之過程，並非容易，必須將許多事物予以觀察，整理後；加以分類排列，各有條律，而後採摘和刪除，把其中最重要，簡明且足以概括一切的，設法闡釋，使之成爲一條定律；可以說，科學是敘述事理的公理，是將現象列爲最簡明的原則。此外，科學也必須知悉其歷史背景，且在生物學、心理學、社會學的研究上，並須問及「爲什麼」；這幾項若是或有缺漏，則在科學上的研究，便難說是完備。故而科學的工作，不僅止於敘述，却也需要解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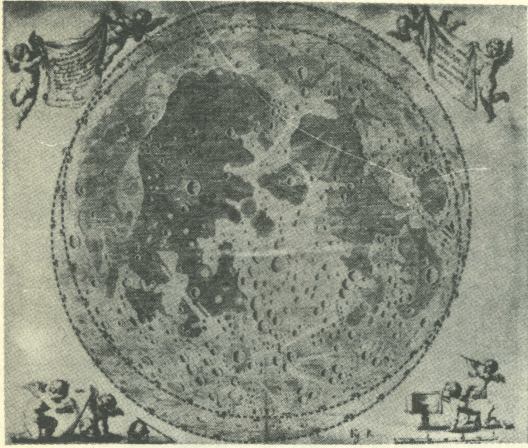
以現今我們的觀念來看，科學的出發點是「爲什麼」。乃是有疑問才加以歸納、整理、分析和演繹的。例如：當一隻貓遇到一隻狗時，牠便豎毛擺尾，突出眼睛，放高呼聲，使狗見了害怕，便離牠而去，在生理學上和心理學上可以曉得「怎樣」的改變；但我們不因得到解決「怎樣」而滿足，却須進而問「爲什麼」牠有這種變態，牠並非故意如此的，乃是出於一種「自然」，雖使科學在「爲什麼」的研究上不能高深，但也不能不曉得，須知牠的這種反抗，乃是適應環境，這反抗是含有目的的；而此目的却非科學所了解。

許多崇拜科學的人，以爲科學萬能，藉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。事實上，他們這種看法，並非完全可靠的。實在是宇宙中的一切，有的是五官所可及，有的却利用極精密儀器也無法窺測。例如，科學上的分析和解剖，等到分析至於終極不可再加分析時，則科學便不能知；再如科學對於「細胞」或是一「生命來源」，並未曾說出來究竟是什麼。現代物理學家將之研究，推至終極時，便要算電子和最低子；但電子和最低子，到底又是什麼，物理學却並不能告訴我們，但那又是不可再加分析的。便也不得不給科學以限制了。

談到宗教，有句俗語「說科學易，說宗教則難」。因爲宗教完全說到屬於人的範圍，而科學則不然。故宗教所說的真理，遠非科學所能及。宗教所以難於解說，有三種因故。其一，宗教如花，若加以解剖時，便失去其花的生命，而不再成爲其花了；所以用科學的方法以研究宗教，則易失其固有的意義。其二，宗教是人類進化中所發揚的精神上底表現，因爲在演進中有生命的存在，這是絕無止境的，故不可加以強執的觀察。其三，宗教是屬於個人意見和人格上的事，而個人的宗教經驗又各有不同。

宗教，常常和靈性的世界有緊密關連。也和所謂文學脫不了干係。所謂靈性的世界，是一種超乎心理以上的境域。這種靈界，只有富於靈性修養者可以感覺。有關靈界的事，已完全入了神的範圍，非我們所能全知，因爲神的意志和想像超越乎一切，自非人所能及的。

宗教與科學可以並存嗎？爲什麼宗教家或文學家要把許多絕不相干的罪名加至科學頭上？爲什麼科學家又一定要創無神論呢？事實上，凡科學上已經證明的事實，決不是宗教者、玄學者三言兩語可以否定的。現今科學方興未艾，也非宗教可以阻止的。然而，科學儘管進步，宗教依然有存在的價值。二者



應該相輔而行的。

不可諱言的，在宗教與科學之間是存在著某些障壁的。而此障壁乃是兩方面各有其由，以致兩者間殆難溝通。就宗教這面言。宗教家或文學家經常會攻擊科學。但是，其中難免有著許多的誤會。論宗教者將宇宙萬物區分為兩部份，一部份是「自然」的。另一部份是「超自然」的。他們以為科學只能研究自然界的東西，至於「超自然」者，決非科學所能過問。但是，「自然」與「超自然」之間以何者為界限。似乎沒有被仔細追查過。昔時人所認為「超自然」的，現在漸漸覺得其中都有自然的秩序和明確的因果可尋，並不能超出科學範圍之外。於是，「超自然」的範圍，隨著科學一天天的進步而縮小。文學者也把物質的身體試著完全撇開，而專講「形而上的」內心生活。這種想法不是正確的。內心生活與物質的身體是不能分立的。如一個人當身體很疲累時，不但推理的能力和記憶的能力驟減，並且易於發怒。乃是內心生活受疲乏的肉體所影響。又如一個病人，他身上的熱度太高，他的神思也就隨之昏亂，語無倫次，甚而連最密切的親朋也有時不能辨認。這在病房中乃是常見的，想來沒有人否認的。

文學者常以為科學上的公例是永遠不變的。事實上，科學不是死的、機械的、一成不變的，乃是活的、創造的，進無止境的。新的學說常可取代舊有理論。達爾文、愛因斯坦的學說都不是永遠正確的。如有更正確的新學說發明，他們的意見一定可以修改的。

再就科學這面，也有些問題。我們承認天地萬物都是自然的，都可以用科學方法研究的；但是「自然」原就是宇宙間根本的大謎，科學家研究後只能發現「第二步的原因」，不能得到最初的原因。研究天文，由地球到太陽系，再進而至於眾星羅列的宇宙，更而至於「漩渦星雲」，其範圍未嘗不廣，其研究未曾不深切。但是仔細思索，這些大宇究竟何自而來？此種「虛空無著處，萬物無由來」的現象，實在是宇宙間的大謎，科學家只能推廣其範圍，並沒有尋著一種根本的解決。再研究宇宙的根本組織，把複雜的物體，分析成爲單純的原素，再分析成最終的組成電子；無論何種物質，分析到最後，都是電子組成的。但是此種電子，從何而來？爲何有如此奇妙能力？依然是一大謎。

科學家研究物種由來，尋著天演遞進的痕跡。一切生物的進化步驟，可以知道，但却無法說明。也即僅知其然，而不能說明其所以然。故而天地萬物的根本皆不可知。甚而人類複雜的思想，情感亦不知其從何處來。

於是，宇宙之謎不能解決就想到了神。因爲世界上的人不能全憑理智，滅絕情感。對於此「虛空無著處」的宇宙，「茫渺無由來」的萬物，若不能尋出一個根源來，於情實有不安。人生百年，祇如曇花一現。生何自來？死將安往？前途渺茫，了無歸宿。在此黑暗中摸索，熱烈之情感，將何所寄託？於是不可知之境界中遂有種種假設。科學的止境即爲宗教之起點。宗教是安慰情感的妙品，於人有益，而與科學並無不能相容之處。宗教之足以安慰人心，能於困苦顛沛中予人以極大之希望，能夠警頑振懦，能夠使罪人悔改。科學上既不能證其必無，信仰中實期其必有。

文末，我以為科學家不應在得著充分證據以前，一步登天在不可知的境界中作武斷的假設，推翻宗教的信仰。信仰宗教也不應憑著空想來推翻科學上已證明的事實；更不應無端仇視科學，用不公道的話攻擊科學。況且科學的目的在擴充知識，宗教的功用在於慰藉情感，不能滅絕人類的情感，宗教總有用處。那麼，我們可以期望科學家腳踏實地，逐步發明新事物，化不可知爲可知。宗教給予我們生存努力無比信念。豈不可以信仰宗教來接受科學教育呢？